西厓集 十

祭文
碑碣
墓誌
行狀

皇降民衷粤有恒性維忠與孝曰人所秉心爲役令若
蕩在瀾常既已盡盤錯或心辭之式介生秀廼韻於純誠
自植履道無頗在家一心公家懿徽神明爲君無二匪遷居
貞炯霜雪心湖洪淼一大家二得仁一陽制誰敢孫臣正色
萬乘難奪今古有志千駟不倚瑞視紛紛風雨一葉景人
或感慨于衛與從容之息氣一出綱道長終莫知萬代學則
在是纖響胥雖注入所能說近今綱紀有炯無𤅢民彝同
好尊論遐邇矧茲吳氣之安冠履高山巘巘雲木蒼蒼
風流如在典刑難忘依歸有所豈宜無作百年曠廢有
待今日倚荒斷堅創廟于此安靈愉神日吉辰良祀事
孔嘉桂肴蘭藉青衿盈集肅雍於斯瞻慕咨嗟若睹英

代人遠酹詎盡哀曲素車千里懷古感舊心肝一寫哀

哉

祭金判書日叙珍文

余愛君之瀟洒兮早也迥然於關東何其忽而逝之到白首而無數君崑玉之溫姿兮余山石之頑質豈君之可論偶與宗之祠後飲醇酎而心醉[illegible]失而樂在外醞藉而諄諄由耿介而自持衆睢睢而[illegible]獨與一條而敷危超氣盤而孤邁循終始而離[illegible]若負矣孰瑚璉之爲貴兢君才而議任亦裕然於經綸位八座而非滿年六袠而何奪豈仁壽之無徵實天時之撐剝痛餘哀於祥琴倏經約於椽木隱 天衷而斁了人百身而

思贖念見君之初載于城南之螢雪始承歡於淡水終見親於膠漆恨分離於中晚各奔馳於宦業閱世故而萬變見君心之如結當戊戌之秋仲余館賓於西鄰君持服於江介傍參君而懷悠辱嗣子而問訊副簡札而綢繆時忽忽而寡賴跡眛眛而愈獨求交道於平生知百一而難得綿歲月之幾何邃幽明之永隔發情致之未久驚訃音之踵及哭寢門而失聲駕秦車而無從哀吾黨之凋落諒殄瘁而增恫闕純明於一丘已宿草之離離斷牙絃而不御伊余懷之誰知講哀詞而托人隔千里而抒情想精靈之如在廓諒余之中誠

祭伯兄文

嗚呼哀哉吾兄乎其忍舍我而去耶捨我猶可獨不念
九十慈親在堂耶有嫂在室有子若女若諸孫滿家呼
兄而兄不聞攀兄而兄不顧精神冥寞而無歸肢體斂
閉於一穴去平生之所處而將遠歸乎山中嗚呼兄乎
於彼何戀在此何惡何厭世而長辭若此之果也嗚呼
哀哉嗚呼哀哉兄生於己亥余生於壬寅年上下不相
遠自在膝下甫當游戲及至稍長挾冊尋師無一時一
日而不相隨共處也甲寅秋兄年十六娶室於花山兄
與我相離始自其時余獨處京城見月看雲靡日不思
自秋至冬淚眼未曾乾也明年春聞兄自南中舟泊
城東之㕁浦余顚倒出迎上船握手喜極無言于時烔

兩灘江春風浩蕩十里長郊並馬而回共拜壯堂其樂
無窮至今思之杳然如夢未知兄亦記憶此事否兄少
多病往往沉劇留滯周南余侍先君子遠遊關西不得
省視勤踰數年當丙寅夏余自定州還京路經黃岡夜
宿旅店夢見兄病臥床褥形容憔悴驚覺起坐有淚盈
睫達曙耿耿不復成寐細思之情見于詩詞至戊辰秋
余忝翰苑 朝命除宰星州始取道鄉山江石之皆哉
兄居而省焉留連於精舍半竹間聯床劇談十日而後
乃去兄語余曰溪山可愛松菊已長世間浮名豈足係
戀惓惓以樂行憂違之道勉余雖愚不能踐兄之言而
言猶在耳未嘗忘之也嗚呼兄天性耿介有好善之誠

嫉惡之心與人不苟合意所不可未嘗假以辭色故少
時朋儕顧憚兄稜角峭勁晩年磨礲道義之門浸潤詩
書之訓涵旣漸以和平溫厚與人藹居終日油油飮食
言笑偲偲忘疲從而遊者久而不見其崖異至於篤實
之行淵源之學方可以剸盤錯識可以辨薰蕕此皆他
人之所難而兄則兼而有之其平生所施於州縣者特
兄之糟粕而非兄之蘊也嗚呼天乎何使兄至於此而
止於是耶嗚呼壬辰之變天地翻覆滿城塗炭世室舊
家奔竄四出莫得保全十無一二余急奔公義遑恤其
私兄負八十之親一家百口共隨之風餐露宿晝伏夜
行顚仆溝壑實所甘心千里扶挈備經艱危得達桑梓

竟免禍患神明所佑實惟兄之誠孝有以致之也嗚呼
余以頑鄙昧於自量曾不知寸筳劣於支厦片石難以
塡海血指妄作觀者寒心兄憂余之甚愛余之切長書
短札逾月見𢗌但云速退更無他語曾未幾何兄言驗
矣是則兄之明智迥識出人遠甚在我雖殫十駕之勞
而未足及兄之一步也嗚呼哀哉戊戌臘月余被譴南
來見兄於太白山下明年二月余出河上兄奉板輿繼
還故居實維四月初旬間雖侍事艱關貧病交侵而所
可慰者鶴髮無倚門之望鴒原得共被之樂人間至幸
孰加於此晨昏之暇退與兄日夕同處婆娑於園追逐
雲月上下谿谷春雨時至土脉融解則躬持畚鍤栽植

花行秋霜晨下木葉黃落則親課兒童收拾棗栗或東遊西從忘形魚鳥間兄行我從我唱兄迎以此日以爲事足以忘外累而不知老之將至也豈意兄奄以一疾竟不起而使此樂不終耶嗚呼兄之亡其眞耶其夢耶其實然乎其不然乎何近數月間吾目中不見兄之容色而耳邊無兄笑語聲耶何慈親之日問兄疾病輕重而獨不見兄來定省於親側耶若是則兄亡其果然矣其眞也其非夢也嗚呼哀哉前年十二月十三日余西赴山陵其時兄已有病力疾出門送我於壯亭松林下相視黯然而別余壯渡氷河登高回首則兄猶佇立望余矣余在途疾驅僅十七日而還來省兄則兄在床危

篤已十餘日矣子姪齊來賓朋共集藥物攻熨無所不
至而竟不能救此罔余之無狀罪積釁努重不能見佑於
神天而然不然兄何惡於神何辜於天而至此耶嗚呼
哀哉余與兄爲兄弟於世間六十年矣中年以後人事
多端世故推遷抑且相淬於宦業同處者無幾幸於桑
榆暮老之年相聚於寬閑寂寞之濱自以爲天假其便
以償平生之願寧知此願未遂又復奪兄之年嗚呼造
物者獨非人情耶其不仁甚矣余衰邁已甚自兄之逝
忽忽焉惘惘焉若無所憑依居無與語出無所之心懷
誰與開懷總歎誰與相顧煢煢踽踽形影相弔豈更有
入世樂耶以理推之蓋亦難久於世只爲慈親在堂強

飮食以度朝夕所謂悲不絕時而不悲者無竆期矣嗚
呼兄喪在淺土已三月卽遠之期至矣余與諸孤姪謀
將以今月十五日壬子葬兄於金溪先塋之側得穴東
峯上乃癸酉冬余與兄欲奉先君子冠屨安厝其處階
級具成而中疑地勢太高下就他穴者也茲又廣迎術
者遍審諸麓皆言惟此穴甚吉而無害且日近下數十
步於葬法尤好於是從卜人言定用其地未知無歉於
兄之意否嗚呼兄平日篤好林泉之趣在病革時謂余
曰門外風日好矣奈此病軀難出何哉余慰之曰病豈
久不差差則余與兄杖屨逍遙無處不可嗚呼死生之
理吾未知其如何未知兄之聰昭耿耿不容泯昧者今

在何處在此乎在彼乎其上浮而與天氣周流乎其下
遊而與雲物次爲乎其在洞霞洞府而與仙真往來乎
其在室堂庭宇而與親戚周旋乎抑冥冥漠漠而無所
往無所之吾雖哭徹於天淚到於泉兄不聞不知耶嗚
呼哀哉江雲靉靉山木撥撥一容於門有圖有書此兄
朝焉夕焉息焉遊焉之處魂如有知思歸來兮方適遙如
其不知吾之言無益已焉已矣奈何奈何嗚呼哀哉

告先祖墓立石文

維年月日十六代孫麟孫敍內外宗人敢昭告于先祖高
麗檢校禮賓卿追封版圖判書府君之靈嗚呼水有其
源木有其根人不追遠孝敬奚存維我之先兆歲或發

罔極伏惟先妣尙克昭鑒

祭子男文 稍小淸 予男

歲甲辰月日翁使孫罔汝相奠告汝子男之靈嗚呼哀哉汝今欲捨我何之人生脩短有數賢哲所難免吾非不知此而爲無益之慟也顧汝之亡也吾所傷痛者非一吾居家遵於生理不能撫養汝使汝冬寒而短褐不擁體年豐而疏糲不充腹戊戌之冬余從謫南還使汝流離道路衝冒風雪以傷脾胃及其有病也吾又在草土中無暇省汝久然後覺治療失宜使汝病從微至深日益沉劇漸不可救汝有純明之質孝友之性夙成之器穎出之才天之賦汝旣不薄矣何獨嗇其壽而不與

汝以年良由吾積惡深神明不見佑遽奪其所愛種種
不幸皆余之致言云生而不免永失父母之罪吾實負
汝尙復何言汝平日愛親之篤不離膝下輒悲不自勝
今汝之亡忽忽已二十餘日矣形雖戢於一木尙有魂
魄何不一夢一言以接耶豈以爲幽明所隔不能自由耶
抑魂氣飄散如烟消霧釋不能復合耶嗚呼痛哉尙復
忍言吾初欲葬汝于此不意穿穴遇石改卜於軍威松
峴祖考贊成府君妣貞敬夫人墓下汝嫡母貞敬夫人
李氏塋亦在其麓庶汝得相依爲安去此百里而近將
以明日發卽還汝柩來十二月初一日丙午乃葬日汝
其知耶不知耶嗚呼烱烱之識婉娩之容從此永隔矣

異世也見書且又錄亨琴日錄而遺物多猶從古而然嗚呼天莫
聞[illegible]可汝年十七而長殤絶後當立主使汝兄弟
主[illegible]汝爲無依之鬼吾之所以致力於汝者惟
此而已一慟之餘更有何言嗚呼哀哉

祭長子文

年月日老父[illegible]告亡子長水察訪御之靈嗚呼
哀哉汝之至此我之罪也前年祐亡今年汝又亡僅數
月而天降酷禍殃疊至此良由積孽深行負神明不卽
勦厥命而禍延於汝悲慟之極尚復何言嗚呼汝生
二十八歲孝友篤敬溫柔謙遜鄙倍之言不形於口惰
慢之容不設於身營爲枉曲之私不出於心思洞洞屬

屬表裡如一吾大者望汝立身揚名以爲邦國之光小
者望汝保守門戶以繼祖先之業奈何一疾沉綿奄至
於此嗚呼哀哉尚復何言嗚呼汝之亡忽忽已九月于
玆過期未葬亦余之過將以今月某日葬汝於軍威先
祖墓傍及汝先妣貞敬夫人墓後此乃汝平日之志幽
明一理死者有知地下之樂想必融融白首殘形獨立
人世長號莫及唯汝老父耳嗚呼哀哉尚復何言汝子
幼稚未可執喪禮且以保養爲重今於葬時亦不得使
之隨行余亦老病不可遠出姑令汝弟攝代執葬事汝
其知耶嗚呼汝既爲善於平生天之報施或有其日汝
子若幸而成長則身後之計尚或有私所望只此耳言

之至此長慟欲絶汝其有知應聽我言嗚呼哀哉

祭金昌遠文

豐山柳成龍聞金江陵昌遠旅櫬行過山前發往哭適達日大寒々病不能出乃遣庶子襍以餅酒代奠於靈座而告之曰嗚呼昌遠君何遽至於斯歲屬龍蛇哲人其萎洪水崩山昔賢所悲君而至此莫非 天時萬事已矣夫復何為君生德門金玉々為質自然華美不暇雕飾弱冠穎脫富于文詞飛聲藝苑濯鱗天池玉署鑾坡無往不宜中間迍邅實由我故棲遲嶺海漸迫遲暮世故萬變中心如結惟其自信不恐窮阨前年二月君向濵州握手相看霜雪滿頭自知衰老前期難卜留連累日不

忍相別寧知此別遂成永訣故山千里丹旐翩翩聞於
此夕行過山前抱病窮谷氣力綿惙情欲往弔力未能
及使鷄壺酒遣人代哭寧末稱情愧負平昔君如有知
庶鑒心曲

碑碣

砥柱中流碑

豐山柳侯雲龍宰仁同縣之三年大修吉子墓直墓之
左得高阜前俯洛流後倚烏峯郊原彌迤烟沙浩渺顧
瞻樂之載龜載謀築書院其上復爲屋以祀先生監司
李公山甫暨善山府使柳斯文德粹共贊是擧爲之區
畫經營以助其不給役用易就不數月而告成於是前

建石碑刻中原人楊晴川所書砥柱中流四大字既訖
功侯命其弟成龍曰吾將以此表先生之節而爲教於
後爾其志諸陰成龍不敢辭謹請砥柱之義侯曰四瀆
之中惟河爲大方其横流汎溢於天下也發源崑崙觸呂
梁蹴龍門吞伊洛放于梁宋之郊汹湧震盪日星韜昧
陵谷易置浩浩湯湯瀰漫無際涯崇山巍岸盡爲所包不
敢以高大自見與萬物而靡然也於此有石焉兀乎孤
峙卓爾秀出當噴薄衝擊之會而捍其逆折崩潰之勢
沙石以嚙之不足以動其堅洪波以汨之不足以搖其
高巍巍然截然凜萬古而如一日其名曰砥柱夫物誠有
之人亦宜然余嘗觀於古之忠烈之士特立於流俗而不

纓青其類於是歟爾乃邦國喪敗前朝變遷淸濁同流
薰蕕猶混貧前有爵祿之誘後有刀鋸之懼人心以苟免
爲幸世道以干進爲貴上焉者攀附雲衢下焉者喘息
草間滔滔一世莫能自拔於是有介士焉毅然自奮守
死善道能以一身任宇宙綱常之重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義烈昭於當代而風聲樹於後世
以此喻彼夫誰曰不然若吉先生仕於高麗之季知其
將亡高蹈雲林追守 聖人作萬物覩日月新輝山川
改觀向之飮食宴濡於王氏之門者奔走恐後而先生
以不事二姓之義正色昌言屛跡衡門矣死不起其忠
烈矣夫犯天下之大難立天下之大節行天下之人之

所不能爲能使烏山一區獨留王氏甲子於數十年之
久嗚呼其眞砥柱也夫於此義乎聚焉咸龍曰先生之
節則高矣况之取譬則然矣其欲以此爲敎者何歟侯
喟然曰天下之物必先有以自守然後能有以勝物彼
砥柱也惟其高也堅也故初不期於洪水而洪水不能
以動之志士仁人惟其先審取舍之分於內而確乎不
拔故富貴貧賤威武不能以撓之吾欲以此風勸學者咸
龍曰近矣願進此而畢其說侯曰人之所欲莫甚於生
所惡莫甚於死其所愛慕而必得者莫甚於富貴苟任
其情而無有以制之則凡可以避死趨生求富貴者何
不爲耶於是賊倫悖理之習遺君後親之風充塞彌漫

如河決海潰以至三綱淪九法斁人類化爲禽獸聖人
有憂之敎人以先立其本心本心者何耶仁之於父子
義之於君臣命於天而則於物者也斯吾之所固有無
待於外者或不能盡其道者欲蔽之也去其蔽復其初
則本心立矣而外物自輕由是則生而有不爲也死而
有不避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曾何足以動其
一髮乎然則利欲者洪水也本心者砥柱也人豈有不
能砥柱於己而能砥柱於世者哉故凡樹大節於危難
之中而不變者皆先立其本心於平日而不失者也卽
吉先生是已彼葦蕢而生汨汨而行沉淪於欲浪蕩覆
之中而不能自拔者聞先生之風來砥柱之氣得無有

惕然自省於日用之間而能有所立以遏其洪流者乎斯道行則宇宙之棟樑生民之柱石繫此以立而下上之昏墊殆有濟矣以此爲教其亦庶幾乎成龍起拜曰盡之矣余不能外此而爲說謹叙其所聞者而繼之以歌歌曰

爲山兮何有有紀兮有堂洛水兮沄沄其流兮孔長一抔兮荒原維先生之藏斲石兮鐫辭垂萬載兮歌先謨忠兮貴孝悳我人兮無彊薦蘭肴兮酌桂醑魂髣髴兮徜徉仰高山兮俯清流思先生兮可忘

外祖進士金府君碣銘

公諱光粹字國華金氏本新羅宗姓而麗時諱方慶爲

上洛府院君樹大勳于世公其後也曾祖諱吉道監牧
官子瞻祖司直諱孝温考諱克諧登文科官至知禮縣監
公天性恬淡風神端潔於富貴利達泊然無所嗜早以
能詩聞儕輩間中弘治辛酉進士既而棄舉業屏居義
城之北村不復有進取意宅邊有綠松一株青翠蔥鬱
蔭可數畝公愛之日飲酒哦詩偃仰於其下自號松隱
處士家貧衣食不給而公曠不以爲意終日欣欣無一
不適意將隣里賢愚少長莫不敬慕而樂就焉公孝友
天至知禮公早世事先妣數十年所以承顏順旨者無
不至一弟在安東無約束則倚門以待日晩不食必與
同餐平生口不道營產事惟古人嘉言善行詠歌稱道

之不輟故婢僕亦習聞而能傳之嗚呼公可謂篤行君
子矣雖古之處約養高之士何以加此公先娶南氏生
一子濬女一人適金珣後娶順天張氏審直副使弘之
後僉正日新之女生五女長適申澤次適金慶善忠順
衛次適金溫次適柳仲郢觀察使次適李蔘訓導濬生
一女權德麟一子世佑金珣生二子生河生濵一女康
渙溜申澤生二子夭年大有三女金榖文希稹趙希祖
忠順衛生三子應夏應商應周金溫生一子命堅觀察
使生二子雲龍成龍觀察使三女李潤壽金宗武鄭好
仁訓導生一女金埴內外孫男女百餘人張夫人賢有
識慮與公窮居食淡而亦有以自樂無厭苦意公生於

成化戊子終于嘉靖癸亥享年九十六臨終沐浴隱几
屈指自語曰足矣有頃倏然而逝肌膚如生張夫人先
公數年於嘉靖己未卒年八十八葬于大谷山乾坐巽
向之原及公之歿就其塋爲同域異塋之制焉其後二
十二年外孫柳成龍承　朝命授節南來就省公墓而
祭之傷其墓道無刻而大懼潛德幽光因至泯沒于後
遂立短碣其前略叙于陰如右百歲之下必有因此而
得公之大槩者矣

高麗大師權公墓表

安東府西十里而遠有山曰天燈其中坎坐离向之原
實高麗三韓壁上三重大匡亞父功臣權公冠履所藏

也公諱幸本新羅宗姓羅末公守古昌郡以地迎麗祖有功得賜姓權金之爲攝自公始其後子孫益大以番歷麗以及我朝冠冕不絶世之數名宗巨閥必以權氏爲首其亦盛矣始公既葬墓道闕顯刻世道愈遠兆域湮廢無有知其處者成化間公十八代孫平昌郡守雍乃極意求尋於墓傍獲誌石就加封樹臨殁遺命自祔葬其原爲守護計即墓南第三塚是也而雍之子裕綽等承雍之志立石而標之慵齋李公宗準識其陰萬曆戊子公遠孫今觀察使君克智以旌節鎭南服巡到于此展省松櫝合宗人之在一境者以祭之既卒事後隷誤觸石仆地而壞觀察使即與宗人謀買石鑴治將消

吉改樹以成龍亦係公外派屬記其事余竊謂公之勳業載史策嗣息具譜牒惠澤在邦人無容更贅謹略具立石顛末俾來者有考焉按譜稱公爲大師而舊刻無載疑不敢加云

儀賓府經歷禹公碣銘

禹之先本出丹陽高麗時諱天錫仕至中郎將兼監察雜端其後有密直副使諱平判密直致仕贈門下侍中諱福生稍益顯侍中生諱仁烈佐 本朝爲議政府左政丞謚靖平名在史牒禹氏始大靖平之子諱良壽知高城郡事贈兵曹參判生諱孝剛工曹參判寶文閣提學是公高祖也曾祖諱圻平壤判官祖諱楨典艦司提

檢考諱成允承仕郎時寒暄金先生以道義訓後進承
仕公從之遊孝友之行爲世所稱妣懷德黃氏副司果
諱汀之女以正德己巳生公公諱彦謙字益之事舉子
業中丁酉生員 中廟季年士論頗激臧否太刻公爲
掌議以恬和鎭之衆心安焉庚戌太學生以公名合薦
于朝授義禁府都事移授歸厚署別提七月復爲都事
以問事籤給見推辛亥從事免官癸丑復拜都事有親
族爲本府經歷者公在法應避銓曹惜公之辭職也欲
移經歷他司公謂金吾於宦途爲捷義不可銓官嘉其
意遂移典艦司別提丙辰親族去又拜都事陞經歷轉
敦寧府主簿掌隷院司評兼推刑都監郞廳不苟而事

理庚申拜繕工監判官監造嘉禮都監儀物冬爲洪州
判官未赴辛酉遷判安東府有惠政秩滿入爲尚瑞院
判官丁卯冬出守礪山縣西民無蓄資仰給官倉典守
者偷耗倉實民艱食莫甚而糴取盈焉困甚公嚴知其
弊始大治府庫高垣墻司扃鑰謹監視自是姦偷屛跡
升斗無欠一境盡歡以爲萬世賜其還也遮卑祖隨者
或至數日而不忍去癸酉拜儀賓府都事丁丑改宗廟署
令陞儀賓府經歷移濟用監僉正又爲經歷是年十一
月丁丑以疾卒享年六十五明年甲戌二月庚午葬于
廣州中道大王里申坐寅向之原從先塋也公生而有
美質純謹恩常凡所玩好雖愛之甚父母有不悅輒棄

言不復爲八九歲遊里閭見有行鄕約禮者樂之稍長
事聞人長者爲學不倦居家事親孝與兄弟友待族黨
厚母夫人患風疾長在床褥公晨夜在視寒煖之節調
其飮饌未嘗委之人積數十年不懈服喪哀奉祭謹晩
年得官尤以祿不及養爲痛每誦古人雖欲孝誰爲孝
之語輒嗚咽流涕與弟奉事俊謙相愛篤終日對案同
席怡怡如也田宅臧獲之分不立契券以便易相占其經
紀家事無彼此間及奉事公卒公踊慟嘔喘者幾月餘
撫恤庶產恩如己出敎子弟以倫理爲先平居凡灑掃
應對必令子弟爲之人或疑其妨學業公曰此固其職
也苟不知此讀書何爲嘗慨然曰吾猶及見鄕約法矣

教道之方一廢欲汝輩成就難矣待朋友以誠不以榮
齊貳其心見有貪窮患難憫惻調護如不及公之爲義
禁府都事也忠州獄起朝士多遝逮入畏累雖素識漠
如也公獨日候問若平生守觀察灘遭謗被竄公押去
病甚止中道令子姪白令安意調息吏役懼及禍交謂
吏譁不聽畢事有以此欲陷公者數夕亭公卒遂免又能
尚德好善嘗師鄭蘊既發事甚晏如蘊存時龍山有元
亨貞姜仁福者有孝行公歷過之列其行申于監司公
之篤實敦厚皆此類也視世之粉飾誇矜以賭赫赫之
名而中實枵然者其何如也公配金氏司圃石璹之女
生三男三女男長心傳早世次性傳出繼奉事後中戊

辰科歷清顯資養守水原縣以文行聞次道傳業儒女
長適縣監洪翼昌次適宗室興義守壽巖次適判官鄭
守直早世心傳娶忠義衛李運女無子以李原娶副提學
許瑺女道傳娶忠義衛鄭瑛女生一女幼洪翼昌生一
男一女男德女適正郎李養中興義守生一女適生員
君職水原興成龍交厚介狀索銘不敢以蕪拙辭謹次
其大槩而係以銘銘曰
丹陽茂閥世有顯聞翼翼靖平奮庸熙運繼緒敦光益
昭庭訓公生端慤責以學問潛心行原古人是近雲程
蹟騁學論舒債聲于卑冗動莫不啟一麾分憂頻府關
郡寬居惠物百里無愠胡豐其積而嗇其分大期俄乏

曾莫究緼閟留後慶如火申熖天報之厚至是爰斷新刻

辭貞珉永世其舊

南處士墓表

萬曆庚辰三月戊申南君義仲卒越閏四月庚申朋友歛襚賻與尊葬君于大峴之聽谷其明年又相與言曰斯人也既不幸至此又無以顯諸幽無乃負于亹亹者以沉泯于後於是請君宗道爲之購工治石樹三尺之標于墓南間以擢生平之狀屬余曰願爲銘余平日從君遊久未嘗不敬服君志行之美今君之亡也謹搢之請實貞有不得無言者謹受而敘之曰君諱致利義仲其字也其先寧海人後徙安東高祖諱貞貴錄事曾祖自德官曾

祖諱敬蕃通贈通禮門祖諱軾訓導考諱彥臣妣草溪
卞氏進士台源之女君生八歲而孤能勵志勤業不待
敎督隆慶戊辰之退溪李先生以道義倡後進君首踰冠
慨然登門得先生獎許先生歿而君感慕一不懈早以
親故專意擧子業再與鄉選輒一不利于當試始知也覺晩
益專心爲己之學其於正容謹節論語叢書窮理之功日有
所事其進甚銳同類皆自以不及丁丑遭卞夫人憂情
文俱備雖甚瘠猶執禮一不變足不出山門者三年喪除
闋而伯兄逝君固已毀至是又居兄喪次哀而歸病遂
劇不能起享年纔三十八初君困於貧窶薪水之供或
資隣比居無以庇風雨妻子苦寒餓聞者皆動色而君

斷不以爲意惟閉門讀誦而已或慫慂之輙曰人惟畏
死故百事不得做吾葬固應以死自守耳君之病也有
女子笄而圖歸者以兄喪未期止所親以君病已危勸
且循權君毅然不許其制事處正如此君配宜寧南氏
二男驥慶廌慶四女皆在室噫夫今世之士以儒自名
者多矣寧有能於俗學之外知有聖賢之學而志之者
乎志焉而能潛修篤行不以得喪欣戚貳之者乎以君
之才之識足以自見於世而獨不汲汲於進取顧乃
悅義理之芻豢而味衆人之所不味斥去浮僞堅苦刻
勵以求造乎日章之實其志已可貴矣若夫平生所處
貧窮憂戚皆人之所難堪者而君又爲安無怨順受方且

以爲進學力行之地而自勵焉至於窮死而無怨悔色豈無所得於己而可勉爲也哉內之重者外不得不輕君於此已必有過人者矣余他日觀君之爲人固愛其雅靚纔篤至於論學雖知其切實尚恐有滯礙處君之未死前數日得君之書札而讀之其所論又明白開爽不但如前日之見余是以知君之學又日進而其孝未可量也天不假年而至於斯命矣夫銘斯有辭銘曰

有嘉穀於斯其田也良其種也時其耘也勤以待日至之期將食其積未秋以萎歸咎于誰銘以表幽以永其思

大司憲鄭公碣銘

余少遊漢都往往聞人稱賢大夫必曰鄭公其後余與
公之仲胤今延安府使姬藩俱聘于李氏之門相好也
間從君遊謁公已病家居望其儀度聆其音旨蔚然信
厚君子也嘉靖丙寅十月公卒葬于龍仁縣枝内里寅
坐申向之原又二十年乙酉府使公以墓道之銘屬余
辭不獲因請其詳君曰先公生于癸亥歿于丙寅春秋
六十四中戊子司馬丁酉文科戊戌擢英試初補承文
院陞正字著作博士西叙為司勇司猛司正復由博士
陞成均典籍歷户曹佐郎禮曹正郎出為忠清都事入
為工曹正郎司憲府持平成均直講以書狀官赴京還
為漢城庶尹再為典籍陞司藝司導寺副正司贍司宰

寺正司憲府掌令轉掌樂院僉正內資寺正薦授議政
府檢詳陞舍人司諫院司諫西邊為上護軍入玉堂爲
校理陞副應教典翰直提學階通政拜副提學移司諫
院大司諫賀冬至于京師特陞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
憲轉漢城府右尹出為黃海道觀察使自是有病不能
從仕者數年此先公歷官也先公十歲遭外憂雖幼不
能成禮而心喪三年後居內艱廬墓致哀足跡未嘗出
山外祭先盡其誠齋沐必謹具羞必親至老病不懈有二
兄一弟相繼早殞晚年益傷零落讀詩至常棣未嘗不
三復泫然教養諸姪無異己出門庭之間雍雍如也久
侍經席多所啓沃 明宗嘗曰鄭某諒直謹厚人也其

祖考贈戶曹叅判府君墓表改竪記

嘉靖己未祖考郡守府君歿于京師先君奉喪返葬于祖妣令人李氏墓左明年庚申立石題舊銜而刻之後五年甲子先君爲黃海道觀察使　朝廷推恩贈郡守府君戶曹叅判令人貞夫人先君欲改墓表時貞夫人兄子李公友閔觀察南道先君託李公伐石于醴泉已輸到山而竟以遷官遂方來追刻補詞廢癸酉先君捐館至今十有三年而事故相仍未暇及乙酉孫[illegible][illegible]爲仁同縣監與松嶽近歲時得往來省掃俯仰惕然先志兢嚴大懼無以責泉壤示子孫遂購上品石三尺而刻前諱贈秩行職及祖妣封號將謂亡告墓而立之人或咸竟能略志

其事於後俾來者有考焉惟府君夫人言行之懿無愛以論
于後者退溪李先生旣序而銘之足以垂示不朽亦已
矣以後雲龍等子孫所遺澤頗有一條位置而內外子孫
不及並見於前文者不可不錄謹敍列如左府君一男
即觀察使府君諱仲郢二女壻金弘錫學諭李諶觀察使
府君有二子三女長雲龍爲仁同縣監次成龍登文科
爲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女長歸士人李潤壽次適金宗
武蔘樹察訪次適鄭好仁安陰縣監雲龍有二子二女
袾裿褥俱業儒女適弘文館正字金弘微次幼祿有一
子二女弘微有二女皆幼成龍有二女三男女長適上
人李文英男袽褍袗俱幼李潤壽有四男一女金宗武有

換張

在臺院也容人小過而不喜激訐然亦未嘗觀望時勢
而有所左右時政在戚里勢焰薰炙無敢言者公進戒
曰外屬恣橫宜加裁抑無使滋蔓 上嘉之曰卿言大
有遠慮與人交能有終始死生患難周恤甚力見世之
利盡交踈者鄙之自奉淸素衣服居處蕭然若寒士及
卒、無以爲喪合公私之賻始克襄事此先公行實大槩
也余歎曰始吾於公也見其外而信其內今又益驗於
行事之實而後知向之所信不差也嗚呼世衰久矣寧復
有斯人歟夫其孝於親友於兄弟忠於事君信於朋友
而又發之以識實將之以廉潔公之於善行備美於法
應銘謹按鄭氏溫陽人曾祖悟成均生員祖一孫迎豐

縣監考守綱通津縣監及公之貴朝廷贈生員府君通
禮院左通禮延豐縣監府君承政院左承旨通津縣監
府君吏曹參判公諱裕字公綽娶淸州韓氏左議政確
其高祖而主簿守性其考也二男長姬隣承蔭爲義興
縣監次卽府使登文科屢守郡邑皆有聲績孫男瓚璜
璥璿珣瑛玭瑚孫女長適文士縣監閔仁伯次適士人
李承慶次適李繂璸生一男幼銘曰
有貴于門或夾于室孰穠其華而衍其實闇閭鄭公家
德信厚斥浮去僞惟本是取旣積于躬又貽于後媲美
維何韓姓女士育祉紹光有增無圮維龍之麓珉碣高
峙我銘無愧百世敬止

二男一女鄭好仁有三女金弘錫生一女適金格有四
男一女李夢雲一女適金勉有一男内外諸孫三十餘
人孫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同知 經筵春秋館成均
館事弘文館提學成龍謹誌

故通政大夫守黃海道觀察使裴公神道碑銘

并序

故通政大夫守黃海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裴
公沒友卒後七年其孫世子洗馬龍吉以公行狀抵余
門求墓道銘余讀而悲之曰吾惟後死知公者莫吾
若吾非沒友銘而誰耶顧衰病無筆力奈不足張沒友
何龍吉請益堅不忍終辭乃先叙平生後據行狀言繼

以銘嗚呼余年十六始舉漢城監試其秋汝友自鄉來嶄然出頭角已爲儕輩所推論古今事貫穿縱橫音吐洪暢左右聳服余樂奬之日造其居而聽焉入院之夕余就汝友宿九街人靜月明如晝鍾漏聲終夜在耳雞鳴汝友蹴之余起聯騎赴院止庭中大槐樹下仰見火光中綠葉層層可愛及題出汝友不構思日未暮二篇俱成沛然有餘力余詩成而不能寫汝友代余書揥擿余幸中而汝友見屈還鄉余復佩酒相送於大街中作幸不幸語以別自是情好益密未見而思既見則兩忘所趣累日而不能去今汝友亡余亦老此生寧復有此事耶悲夫按狀裴氏出興海高麗時有景分爲檢校將軍四世

而榮全爲興理判書平壤尹子詮事忠烈忠宣賜誠勤
宣力翊戴佐命功臣號封興海君興海之裵由是益顯
有子尚志仕至判司僕寺事有高節遠識同事棄官歸
時麗業已訖遂屛居于安東府金鷄村名曰以栢竹自
見其意以終栢竹之後司憲府持平[illegible]
將軍諱臣經寶公之高祖也曾祖成均進士諱以純贈
通訓大夫通禮院左通禮祖成均生員諱崇獻贈通政大
夫左承旨考諱天錫忠佐副衛司果贈嘉善大夫兵曹
參判妣迎日鄭氏贈貞夫人三世皆以公貴公[illegible]生員
甲子釋褐歷成均館學諭學錄學正博士典籍[illegible]佐郎
癸酉丁參判公憂乙亥服闋拜刑禮曹佐郎[illegible]成均館

典籍刑曹正郎皆不就又以司諫院正言下　旨特召
以疾辭外還豐基郡守赴任秩滿還鄉拜承文院校理
不赴辛巳拜襄陽府使癸未召入爲司憲府掌令既而
遞爲成均館司藝經筵直講司諫院正言復爲司藝掌
令移成均館司成司諫院獻納兼春秋館記注官俄而
遞入弘文館爲修撰知製敎兼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
記事官陞司諫院司諫復入玉堂爲副校理再拜掌令
司諫乙酉冬陞通政爲承政院同副承旨兼　經筵參
贊官春秋館修撰官出納稱允陞右副左副俄遞爲上
護軍拜掌隷院判決事轉成均館大司成時有使臣聘
上國者多非其人或失方物於途或失火于玉河館

朝廷惶恐擇使陳謝以公應選公臨行以養士之地長
官不可久曠辭還大司成得福府命知事以行還拜右
承旨以病辭時黃海道歲連歉朝議急荒政以爲擇任
監司乃可濟遂以公爲觀察使時公病亦瘳力疾巡行
諸邑不憚勞苦病遂增劇再辭得還卒于道上享年五
十五訃聞遣近朔弔 朝廷賻祭如禮下一路以船轝
護其行其年十月己巳葬于府北奈城縣南崖山震坐
兌向之原即參判公墓後從公治命也公少喪大夫人
家貧能力學自奮以至成立其蒞仕也蒞職勤謹每事
皆辦及守豐基廉以御吏簡以持身仁以撫民其初强
梗者頗不悅數年邑中翕治去後多遺愛襄陽濱海之

邑土俗淳樸公因俗爲治乃更御之以寬簡蘇殘起廢政聲尤籍尤重祀事釋菜社稷城隍厲祭率皆以身親之每歲祭南海神祝册自京師至公虔肅將事益嚴以謹雨暘祈禱多得其應入城隍祠封一匣以紙錢溷其中公命撤以焚之掃地卽盡時北邊有警運南方粟以給軍餉人有建言造六舶漕海者不利風濤輒墊溺民甚苦之公知其弊以學令還朝也卽言於 上罷之又請禁同姓爲婚者時朝論岐而爲二乘時者多端攻擊以傷士類公甚憂之其立朝言論不激不隨識者知公之有立焉有冒陞憲長者衆皆駭異而不敢言公在諫院獨曰禍福天也當盡在我者遂論之又啓罰陷其主得僞

勳者名籍人皆快之公之陳謝京師也得褒奬 皇勑
及欽賜蟒龍衣以還 上嘉之曰非專對之忠何以得
此錫以內廐馬在黃海道發倉賑饑區畫條理無不極
盡賴以生活者不紀其數既而病甚憊龍吉以牛肉能
補羸得之以進公却之曰吾持一方風憲先食禁肉可
乎無隔爾父爲也嗚呼公於一飲食之微其嚴而不變
其志其他可知也已蓋公居家誠孝至篤常以祿不逮
養爲終身之感言及輒涕下其侍參判公之病衣不解
帶藥必先嘗喪祭盡其哀禮廬于墓側三年一不下家友
愛諸弟多人所難及若其施諸寓者蓋有本而然非
偶爾也晚年卜築於猪不村洛水之厓作亭其上名曰

山水且名其齋曰臨淵往往與朋友飮酒戲詩有退休
終焉之志云公配英陽南氏處士蓋臣之女封貞夫人
生二男二女男長曰龍吉中進士薦授翊衛司官季曰
龍弼早夭女適某某

銘曰得之天者非貨耶成之已者非學耶發之名者非
時耶全之孔艱若將有爲胡寧止是未究厥施尙有餘
慶徵此銘詩

贈吏曹參判徐公碑銘

徐氏出利川者最遠而顯始阿干神逸起羅季歷高麗
入本朝遙遙六七百年簪紳不絕遂爲名族世傳阿干
公有陰德得神助克昌厥後理或然也予貞敏公衙孫

章威公熙或功捍國難或道濟昇平屹然為麗朝社稷
臣大名垂後公即章威公十二代孫諱某字某曾祖諱運
官止同福縣監祖諱恒河東縣監考諱璀北部主簿至
公又不仕家居人或疑其中沓公次子仁元以學行著
揚歷中外遇知　明主萬曆癸卯冬由原州牧使擢本
道觀察使節度兵馬水軍朝廷推恩三代贈公嘉善大
夫吏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公配朴氏貞夫人主簿
府君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號
密陽朴氏淑夫人河東府君贈通禮院左通禮於是人
又以知天之所以報徐氏蓋未息也余幼時以通家童
子屢獲從公望公儀表於稠人廣坐中蓋偉然長者即

古所謂鄙人長德公是也鄉人會公在席論說偲偲凡
曲直難辨者得公一語無不允恊而退其後余又從觀
察使遊益聞公平生言行之懿公少孤貧奉大夫人三
十餘年色養無違出外遇小珍異未嘗不懷歸備甘旨
大夫人歿公年已五十餘居喪毁甚幾滅性至行純篤
非他人所及公拙於治生所居環堵蕭然往往簞瓢不
給是如也人勸之仕不應親舊之往還他皆足跡罕及
於門以此終身自廢而無悲悔色自適休休其持己廉
靖又如此夫人系出新羅宗姓曾祖徐昌觀察使祖纘
主簿考義齡通仕郎妣坡平尹氏郡守壽泉之女十歲
歸徐氏事舅姑禮甚備姑老病飮食藥物非夫人手調

不進至便旋掃灑必親連晝夜不少懈斥去奢靡脂粉不御絶妬忌之行亞祝不入門不以癘疫拘忌廢祭祀篤於親戚恩於子女罵詈撲扑不及於婢僕寡居十四年備經窮厄而事非義不行及病革勑子弟治喪具矣然而逝世稱賢母嗚呼公與夫人蓄厚於已而不自食宜其有賢子以為身後榮夫豈偶然哉公生正德己巳歿以嘉靖庚申夫人生正德壬申歿以萬曆癸酉公歿之年九月癸未葬于水原治東長足里丑坐未向之原其後夫人歿用十二月乙未祔葬于公墓之左公有三男二女男長善元次卽觀察使李禮元登武舉爲晉州牧使壬辰守城捍賊死女長適士人權琦次適忠義衛

李麟趾善元有一子繼祿曰千天牧使有三子一子繼賢爲觀察使後權琦有一子無後麟趾有二男二女皆幼觀察使將改墓石顯刻官封昭示永久乃孝子顯親至情之不能已者以書來速銘累至不獲辭遂序而銘之

銘曰

其源既浚其流必達其根既溉其實必食公家餘慶益遠彌長刻石墓道用表幽光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墓誌

先考黃海道觀察使府君墓誌

先府君諱仲郢字彥遇姓柳氏世爲安東府豐山縣人八代祖伯仕高麗其後曰都染署令蘭玉曰版圖判書條判書之子曰從惠入我 朝爲工曹典書子諱洪左學司正是府君高祖曾祖諱沼副護軍 贈司僕寺正祖諱子溫成均進士 贈刑曹參議考諱公綽杆城郡守 贈嘉善大夫戶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妣延安李氏秀發贈吏曹參議亨禮女亦贈貞夫人皆府君故府君以正德乙亥正月十二日生四歲喪母夫人稍長讀書習業文

中庚子文科補成均館典學諭歷學錄學正至博士有
富商竊學田府君辨于户曹判書弘於商府君責之怒
控辭啓罷然田竟屬學士論歸之再爲博士忤權宰又
罷己酉陞典籍轉司憲府監察工曹佐郎出爲惟新縣
監聽斷明恕數月邑内稱治時縣新經大獄權奸方陰
中不快意者誣以黨逆怒府君上文譴不時請拿問事
叵測賴 上察其枉只命罷辛亥叙爲刑曹正郎爲
御史監軍平安道移工曹陞宗簿寺掌樂院僉正又陞
軍器寺副正癸丑承敬差改軍籍于全羅道吏民稱神
明不敢欺還拜司憲府掌令有臺長恃勢專擅事府君
日與爭論衆憂其觸禍而府君裕如也修景福宮伐石

于懷陵府君啓曰懷陵雖失德見廢亦先時國母伐石
豈無他處 上從之李希顏以遺逸徵拜縣監棄官歸
朝議欲罪之府君又啓曰 朝廷待士當崇禮節養廉恥
要不可束縛令一棄官而遽繩以奇律恐傷大體議雖
不行聞者韙之陞司僕寺正有言臺諫爲重者復爲掌
令甲寅陞司諫院司諫掌樂院正乙卯遣巡邊使兩南
禦倭各率從事二人府君從曹光遠下慶尙道謊報亏
寇人情騷動軍事多倚辦於府君應機整暇一道賴焉
擢通政爲義州牧使刑奸民之交互唐人偸掠邊境者
繫革嚴紀律以固關防人大安事聞 上賜表裡一襲
後州人立善政碑然在州頗嚴束赴京譯官不得私帶

禁物又以事積怨權貴群惡造誣而府君略不辨也任
滿爲護軍改僉知中樞府事己未丁外艱服闋仍西衛
差管押使貢馬京師還拜刑曹參議遞爲護軍拜黃海
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明黜陟抑豪猾蠲徭均
平獄訟無滯民滋詠慕粟作成庫貯米布以贍玄憲堂
絃誦不廢入爲僉知丙寅爲定州牧使戊辰還朝即敎
驪州未赴俄移淸州是時府君連守外邑識者爲 朝
廷惜焉州距忠州牙山道里均舊例納稅牙山由海道
漕運船敗輒再稅于民府君言監司改就忠州安流達
漢人免其害凡有水旱必先期區畫備盡其方終日憂
勞不自暇逸浮民游惰者初雖不悅久未嘗不服所至

修鄉校或作書院聚學子敎之時節迎邑中年七八十
者行養老宴名率子弟扶携道路觀者以爲盛事御
史上其政　上又賜衣裏三年見代歸家公論多言府
君在闕不便者明年拜兵曹參知由參知拜承政院同
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陞右副左副
入侍　經席多所建白而府君已拔矣萬曆元年癸酉
府君年五十九三月以病遞承旨參議禮曹四月復拜
承旨六月感疾遂於七月十三日奄至不救遠近震悼
上命禮官弔祭致賻下一路護其歸嗚呼府君忠信
渾厚出於天性毫已待人本乎誠意平生毅然有盡齊
徇國之志見諸施設又皆明白洞達而任不過方面壽

不及耳順宏材碩德沉鬱莫伸於世豈非命也歟配貞
夫人金氏安東人進士光粹之女生三男三女長文龍
早歿次雲龍業儒以蔭爲典艦司別坐次成龍爲弘文
館修撰女長適李潤壽次適金宗武皆士人季適參奉
鄭好仁雲龍娶參奉李容女生二女三男女適金弘徵
男正南純南餘皆幼成龍娶縣監李垌女生一男一女
李潤壽一男一女金宗武一女俱幼其年十一月甲申
返葬于安東府天燈山子坐午向之原實府君外高祖
權氏墓下其上第一墓即權氏始祖幸之墓柳氏自護
軍府君以下塋皆在山中竊惟葬不可無誌不肖孤不
量無狀謹泣血而略記大槩如右且請碣陰之銘于當

世秉筆者以表墓道亟示無極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先妣貞敬夫人墓誌

先妣姓金氏其先安東人中從義城之北村安東之金最遠而顯實新羅宗姓羅亡歷高麗入我 朝上下千七百餘年代有聞人麗時上洛君方慶以忠勳衛國著大名于世其後有奉常直長都評議知印九畇知印之子諱子贍咸吉道監牧官即先妣高祖曾祖彰信校尉司直諱孝溫祖諱克諧以文科發身監知禮縣事考諱光粹進士隱跡林泉以詩酒自娛號松隱處士年九十六終妣順天張氏察直副使弘之後訓鍊僉正日新之女先妣以正德壬申正月二十六日生幼時日侍進士公

習聞詩禮之訓及古今人嘉言懿行既笄歸于我先考閨範益修嘉靖乙卯先考階通政先妣始有淑夫人之號甲子先考爲觀察使用二品例陞號貞夫人後二十七年庚寅　朝廷以孤謀　恩贈先考領議政豐山府院君先妣加貞敬二字號又十二年辛丑考終于河迴里第實其秊八月二十一日也壽九十嗚呼先妣德盛而天祐之享膺五福非偶爾也自先考歿先妣寡居幾三十年二子雲龍成龍濫祿位于朝而成龍尤不才乃驟致卿相受　恩最深歲歸爲先妣榮歲庚辰成龍辭銀臺屢上章陳親老乞外　上憐之以尚州近家特授之成龍既上官即走迎先妣于家先妣素患轎駄艱於

即路方議舟行時久旱水淺臨發而雨然船行猶不甚
利是夕泊宿多仁縣夜又大雨平岸而止溪澗皆漲遂
以妓樂前道由江滸溪達于城外其後雲龍爲仁同縣
仁亦江邑也其徃迎亦如是江邊人至今相傳爲美談
云癸未冬成龍家居侍側除慶尙監司上䟽辭 御批
以本道有老母故授可勿辭自是每年春秋請告省覲
上賜米豆供養之需相繼或輟禁中廚皮褥賜之至
庚寅夏下二錦衣使遺母乃 內殿所御曠世異數聞
者感動旣而 上又敦諭必就養京師先妣不得已行
沿途郡邑得 上旨具船輿設供帳遞護道路以爲榮
觀壬辰變作成龍扈 駕而西時雲龍爲太僕官 上

以有毋特許觧官自便由是得奉先妣東還先妣時年
已八十一奔竄山谷或負或馬備經艱危人憂其不全
卒無恙是時賊鋒充塞遠近士大夫家避亂者什不一
保獨先妣所至賊出沒左右近一二里終不來犯子孫
婢僕從者甚衆而無一罹禍嗚呼非天其孰使之蓋先
妣謙恭遜順仁慈惻怛出於天性平居秉心洞洞屬屬
常若有畏積一段誠敬之念終始如一無頃刻弛觧斯
其所以獲報於天也歟少時僑寓神武門外坐未嘗背
闕其在溷厠必避日月光與人言無貴賤待之盡禮猶
恐或傷其意食物有生氣者不忍屠割禽魚之屬亦多
放之治家以清素簡寡務爲本不事營爲以此財用窘之

往往衣食不給而亦無恨先考屢典大州一廐無良馬衣不薰香先妣處内恪守請挹鈴門之内澹然如水惟先考志是適是式無毫髮干外事晩二子迎養在官或遇酒肉之奉少豊於前則輒曰得無濫乎不肖遭遇一歴敭或還官改級先妣不甚喜惟戒之曰無妄言無雜交遊對曰不敢其失官而來也懼無以告久乃知之亦恬如也有遠識每見水旱灾異日星風雨之變卽憮然曰莫謂天高人事得失何所不見此變奚爲至哉又曰吾雖婦人家事或不掛念惟心在國事不置云嗚呼先妣之德大者如此其細可略也先妣有二男三女已具先考誌中後雲龍官至通政原州牧使而子正甫改名祿爲

平陵察訪紘甫改名綺為狼川縣監皆以蔭仕末子禑
䕫儒二女壻青松府使金弘徵醴泉郡守盧景任戒龍
溫入翊府叨勳封生四子禘䄉褍袳禱早夭二女壻蔡
訪李文英主簿趙稷庶子禚祹禧女一李潤壽四子焞
燦炯爆二女長適參奉鄭光穆一幼金宗武一子琇女
適士人金澈鄭好仁有三女長適金磊次南元之季尹
商斂袾有二子一女子長元直餘幼綺有四子一女禑
一子三女青松二子三女醴泉二女䄉一子褍一女袳
二女李文英二子趙稷二子焞二子炯一子二女鄭光
穆一子二女金㺰一子一女金澈一子金磊二子皆幼
內外孫及曾孫男女六十六人嗚呼孤兒弟五人而三

妹先亡今年春伯兄又亡獨不肖在焉而先妣又棄養
不弔于天荐降大禍攀號罔及卜得是年十二月乙酉
合葬于先考兆左蓋距先考之葬二十有九年矣謹次
其世系封爵志行子孫姓名納諸壙中以圖不久昊天
罔極嗚呼痛哉孤哀子沉泣血謹誌

通政大夫行原州牧使柳公墓誌

嗚呼兄亡卜葬有日諸孤孫祥請銘於沉而告余曰葬不可
無誌敢請余曰吾兄志行宜銘且非可託者多矣顧余哀隕
病憊且不忍遽撰然一為文誌餘之幾日又請曰期迫矣
不措恐無以示諸後請若之何余曰嘶涕不可已矣乃
撥眷忍痛撰其平生而敘之曰公生嘉靖己亥八月初

六日發以篇曆辛丑三月五日得年六十三六歲始讀
書年十五六通小學四書以及經史子集悉能貫穿大
義無所遺忘獨不喜舉子業不屑爲之不力亦嘗屢參監試
解額居前列際于利會試年終三十益厭苦功屢進取
事不復與退讓于先生講道于家遂近上一子訓不知依
歸公獨肯先覺於其門請業一元亦復還於是益勤不懈
先生愛其誠篤與以言又其詞翩翩辭共勵以道遵篇景讀
多他入所難知者公性耿介不樂俯仰流俗絕意仕宦
壬申以先府君命應補典艦司別坐癸酉丁先府君憂
服闋明年授義禁府都事僉吾郎世稱高選 壬府事
體既嚴且讞囚按獄皆出即僚手務甚劇非有通敏兼

人之才者莫宜居之是時士論已稍稍知公故遷授公
居職蔚然有聲未幾辭病還鄉己卯復除司圃署別坐
再入金吾爲都事陞經歷官滿遷豐儲倉直長米鹽朱
墨之繁人多不堪爲奸胥所眩矣公精察明審吏不敢
欺壬午 朝廷擇庶官中廉謹者公首陞秩以勸之得
數人公與其選遂自直長陞內資寺主簿秋出爲直寶
縣監未久以親病辭歸甲申除三司縣監簡以持己勤
以從職事見稱民然至有豪右數輩凝需名執鄉柄武
斷爲非者自前守與之爲主客讙一不敢出示其意公繩
之以法不從貸其人相與造爲流謗洶洶不已公持之
益堅莫不帖息其爲治先立科條有士田民戶稅貢徭

役以及雜羅出入皆書籍爲式秕錙銖秋毫不遺務
在均一顧亦行之其初或疑其擾數年後一境稱便觀
察使欲推其法於它邑使公往洪富發說紹會觀察使
遞去諸邑守多不便者會遂寢識者恨之宰臣館奏公新
作東軒及廳事數月而功集民不知勞金爲山有言注
書臺歲久蕪廢行路嗟傷公慨然曰此廣非守宰責耶
即修治之圍以垣牆下其祠遵舊規立廟祀先生招游
士講學其中又其東立石刻碑在中流四大字爲一
邑偉觀四方人經過其一者無不登臨嗟已丑獄起
遠捕四出有傷邑守 人自欲爲功者公爲推官宜其
冤事得解觀察使及 御史交上其治行 賜表裏獎

之且命仍任政在仁同終始七年乃去去後民思不已
立碑以頌之入爲廣興倉主簿轉漢城府判官錄光國
原從功臣三等平市署令主簿 陞司僕寺僉正四月遭
倭變國家西遷公從龍時在禫位泣白於　上臣當死
生從爲謀家有老母願解兄職使救母　上憐而許之
公由是負大夫人東出間關山谷中備經艱苦一家百
口得免兵禍人以爲孝誠所發其秋巡察使徵公假守
豐基郡時寇賊衝斥道路梗塞　車駕在數千里外明
年正月朔郡邑進箋者無一至者獨豐基人詣　行宮朝
正如常年　上感歎問郡守何人　命賜酒給兒馬帖
以送癸巳春以病辭歸秋又眞除郡守兵亂未息飢饉

疲瘵民旣殘死無所公至誠撫敎今所在有猶賊群
聚山峽中持兵阻險出入奪掠食人爲鄰邑患公不
敢下手公設爲方略悉加勦捕其黨無遺郡境內外數郡
得安業聞增秩通政乙未拜忠州牧 特恩也公赴
任未久以親老辭歸上疏言事所陳多關國務大要言
竹嶺當湖嶺之間而有百二之險寔國之門戶今嶺下
數邑皆地狹民殘力不能控扼要衝宜復古順興府而
以豐基隷之合丹陽永春堤川清風四邑爲一大鎭使
之交守嶺路可固本言 朝廷事益剴切 上嘉之對
群臣屢稱其言可用是時 朝廷欲徵用公將處以
喉舌經幄之任屢擬銀臺爲不悅者所尼公亦以親老

不復仕公侍大夫人四十餘年無纖毫違忤遇兄弟怡
怡如也少時先府君出牧義州大夫人獨居京師憂患
成疾病危劇公侍側衣不解帶者累月嘗夜徒步叩醫
門求藥門者以夜深見拒公立門外號泣聲達於內醫
遽起迎之自是戒門者公至雖夜必告蓋感其誠孝也
大夫人病獲瘳可祖考贊成公聞之嘗公語家人曰此
孝子也平生信古好禮凡冠昏喪祭悉遵文公家禮雖
世俗所難行者無不講求行之朔望必參亦令爾謹先
祖墓代遠不祀者歲率宗人一祭之亡姊子若女貧窮
無托者公皆收養之資遣嫁娶俾勿失時當兵火之餘
親戚故舊顛連道路者皆以公爲歸公絶甘分少盡心

懷濡悉被宸渥及其篤行類此公諱雲龍字應見號謙菴
柳氏世爲豐山人有恩賜及第伯都染署令諱蘭玉檢校
禮賓卿追封版圖判書祿皆仕高麗而七世祖諱從惠
入我 朝爲工曹典書典書子司正諱洪司正子副護軍
諱沼追 贈通訓大夫司僕寺正是爲公高祖曾祖諱子溫
成均進士 贈正憲大夫吏曹判書祖諱公綽爲杆城郡
守累 贈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考諱仲郢通政大夫
守黃海道觀察使贈純忠補祚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
議政府領議政豐山府院君妣貞敬夫人金氏公之歿
也大夫人年九十在堂無恙而公不得終養倏忽至此
遠近慟之彼蒼者天胡寧忍此公配鐵城李氏參奉容

之女府院君原之後生三男二女男長祿娶宋惟愼女
生二子一女長元直餘幼次禕娶府使金克一女生四
男二女皆幼次禒娶部將裵斯立女生一男三女皆幼
長女適靑松府使金弘微有三女二子皆幼季適醴泉
郡守盧景任有一女一子皆幼公之諸子女及公之存
皆得成立而祿爲平陵察訪禕爲狼川縣監二壻同時
守傍郡歲時節享來會公拜大夫人以次奉觴上壽鄉
里莫不歆歎以爲榮觀寧知造物者戱劇遽奪公遐筭
耶嗚呼慟哉其年五月十五日窆于天燈山子坐午向
之原不肖弟成龍泣血謹誌其梗槩如右只以掩諸幽
備後患耳於兄之懿美不能有所發明於萬一云嗚呼

悲夫

貞夫人李氏墓誌

萬曆二十九年三月吾兄原州牧使公歿夏五月葬于天燈山子午麓弟成龍旣爲誌越五年乙巳九月十六日夫人李氏繼歿明年二月丁卯祔葬牧使公墓後十步許孤椅禱等又以墓誌爲言余悲不能應久而以狀來曰葬而無誌如後日何余尤悲其意乃曰斯固不可已也謹按來狀爲誌夫人鐵城人鐵城之李其聞也遠麗末侍中嵒有大名卽世所謂杏村公者是也杏村之子岡進賢館提學孫原當我 朝開國初策佐命功官至左議政封鐵城府院君李氏益大生靈山縣監增實夫人

高祖曾祖佐郎洛祖別坐貽考曰厚陵參奉諱[illegible]妣金氏觀察使緣女夫人生嘉靖丁酉性淑婉在家已心解女範爲父母所愛年十八歸于柳氏始入門上下交相慶贄進見舅姑謁家廟肅恭周旋禮無違者吾先府君與大夫人喜曰是婦賢可以承我宗事親黨之來見者亦曰賀得賢婦既而觀於事其所以事親治家供賓祭接妯娌御婢僕無不允協肯稱道欣欣無間於始至之日先府君仕于朝且棄養早夫人當事之不久獨侍大夫人五十餘年敎使公至誠奉養夫人亦惟公意是從歛食衣服無一不適意其在平日者不論壬辰兵起敎使公與夫人負大夫人東出避亂山谷中備經艱險往往

食絕鬻賣丐貸以充甘旨勺飮粒食必先奉親下至卑
幼皆被需活一行大小無失所者大夫人晩年嘗曰吾
婦事我盡誠吾無以報當以吾年與吾婦嗚呼夫人之
德大者如此其細者可知也兄歿後 朝廷録 聖
原從功臣追 贈嘉善大夫吏曹參判夫人亦封貞夫人
有三男二女已具先兄誌長女壻承旨金弘微次女壻
弘文校理盧景任及夫人之存爲大府名郡長子褕爲
平陵察訪次子禕爲狼川縣監歲時來覲印紱交前鄉
里榮之末子[illegible]時未仕緣先夫人歿故夫人之喪長孫
元直持重諸孫男六女六外孫男二女四士人權克載
進士金𣓤承旨壻也餘皆幼豐原府院君柳成龍謹誌

金氏墓誌

金氏義城著姓通政大夫刑曹參議守宏之女通政大夫行三陟府使諱希參之孫其先龍庇高麗時爲太子詹事自是世有顯人華閥遙遙金氏生有美質明惠端秀好讀內訓列女傳等書略通大義父母皆奇愛之十八歸于士人柳成龜所以承事宜姑接遇族黨者皆得其宜咸稱爲能婦庚辰四月柳生以病不起金氏晝夜號擗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哭必殞絶其年八月隨夫柩自星山返窆于安東天燈山艮坐坤向之原即柳氏舊塋也既葬同留守喪次自經括以至練期致哀如一日未嘗少懈謹翻朱子家禮喪祭之儀掛于窓壁每當祭

雖委頓床席輒衰絰乃起扶掖將事一遵儀式猶恐一毫有違於禮至誠動人聞者皆爲之泣下及病革招柳氏親黨與訣怡然而喜盖其心以速就同穴爲幸故之死而無恨嗚呼其可哀也已古有善哭其夫而見稱於經訓者若金致誠於所天而以身殉之情至而禮盡是其志行之異豈徒罕聞於今世之人而已哉必將旌表於里閭太史列女之編以爲世勸無疑也金氏生于丁巳年五月歿于辛巳年五月享年纔二十五有孤數歲養于外家或者天其篤慶于此以昭爲善之報也歟十月初七日將卜葬于柳生之兆余於柳生爲再從兄弟參議公以書命余曰顧爲銘銘曰

謂天之所爲兮奚獨我偏謂人之所爲兮其如命焉旣
無所歸咎兮寧相從於九泉

經男壙記

經男者禮曹判書柳成龍長男也後改名褘經男其小
字也癸酉四月十日成龍以修撰入 經筵旣退聞其
生命之曰經男志喜又欲其學經爲儒以大吾門也數
歲與群兒戲從果樹下得其大者輒與其兄自取軆而
小者余偶見問之答曰彼吾兄也兄取其大而弟取其
小宜也自是兒稍長愈遜避不與較七歲讀史略通大
義有時論說古人事出意表至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
天下治歟問左右不知問在野不知余問之曰堯之德

盛矣而人不知何也經男指眼前藥裹曰此藥初來人猶聞其香久則不聞堯之德如是也至韓信反死即曰韓信不反彼舍人告何足信也此皆不由人言而神解如此家有祭祀則不脫衣服而臥戒婢僕曰當祭必以告告輒起洗出視奠獻之儀旣畢乃去雖祈寒不廢盖自五六歲已然也一日人有饋遺者余戲問曰當受不當受對曰當受則受不當受則不受余奇其對又問曰然則交學者受交跡者否乎曰雖交學遺之非義則辭之也一日又試問人讀書欲爲科擧仕宦乎他兒對曰然經男笑曰人讀書欲爲善耳科擧何爲所交群兒同戲或有罵詈人父母輒驚惕亟去絶不通來叩門不答

過諸途必避人問之則曰彼言及父母何可交耶如此
者數人愛兄弟甚篤得一臠肉非斤劃均分則不食也
凡私忌　國忌不論遠近皆行素人或止之則曰安有
一家大人食素而兒子食肉者乎癸未夏余謝事南歸
家屬尚留京余心獨念經男不置十月遣人來歸道與
一人偕既至謂余曰今行與妾人偕道上言　朝廷事
甚煩兒厭聞之責曰諺言就食傳人輒減言語傳人便
增　朝廷事何預於君而煩說乃爾不止則自爲屯語
以亂之不令道上人聞也蓋其時　朝廷多事懇畏余
其識慮之遠如此性謹厚僻居或有言人過惡者必曰
何至是耶恐傳者誤耳嘗出外隣有狂童從其後推之

仆石傷額角病重幾死僅蘇數年在童戲于水溺死家
婢有快之者經男呵之曰晩余其時曰傷而死則汝言
猶可也余今生存而彼獨死何忍幸人之死耶其冬余
有嶺南方伯之命留經男于大夫人側甲申七月余被
召還朝觀其意以離母久欲隨之余時欲詣京即還
未果携來也旣而不能遂歸經男獨留鄉思其母幾生
病書來言甚悲余不忍冬深始遣數僕搬來在途天寒
手足瘴瘃自是神氣稍倦常時寢處必在吾側夜深不
寐待余臥乃臥近十餘日不能曰吾氣困四月十日得
病類寒熱二日猝劇易數醫不能辨其證翌日午死年
十三未死數夕語其妹曰吾夢爲翰林學士被人召至

官府我國無如此官名殆非普兆也不久至此痛哉余
家單貧兒息多每見汝寒久未襦暑久未單心愍之汝
不以寒暑飢渴煩父母默默而處且幼年從我遠遊旣
思毋傷心往來冒寒邪客臟腑待時發種種不幸以至
於此死生雖有命莫非吾之積惡行負神明爲父不慈
有以致之尚何言哉嗚呼吾與汝爲十三年父子汝遽
化爲異物棄我而去古人云來生業緣在骨肉當如故
斯言吾不信縱如此誰復知之尚有魂魄則他日相從
地下如其不然則吾與汝從此已矣汝聲在吾耳色在
吾目端淳之行在吾心形貌今獨何之吾先世塋在南
中吾本欲葬汝骸于先塋之側異時吾葬于傍庶汝死

後再不爲思戀父母之魂而道遠孰阻不易致汝外祖
龍宮縣監府君外祖母淑人趙氏皆葬廣州先旁山汝
可往依爲安故卜日得五月癸酉就葬于其麓辛坐而
向乙菁延陵季子葬其子于嬴博之間而曰骨肉歸于
土魂氣無不之也汝雖葬于此神尚有知應不一日而
離汝父母也嗚呼窮天極地不足以紓吾哀忍操筆爲
辭納諸壙冀有遷掘者尚或哀而掩覆之也

貞夫人李氏墓誌

夫人姓李氏始祖璵以 世宗子封廣平大君 世宗
於諸君中特愛廣平賜田宅臧獲最厚廣平早卒子永
順君溥當 世祖朝再登文第出入 上臥內宣力爲

多生南川君崝南川之子曰昆明正㵲卒後追封昆明君寶夫人曾祖也祖諱義蕃親盡終忠義衛考諱坰禛補官仕至龍宮縣監妣趙氏議政府右參贊文貞公諱士秀女夫人生壬寅十八歸于成龍三十八以夫貴封淑夫人四十一陞貞夫人四十八而終己丑七月二十五日也始成龍為官至卿而家益貧與寠士等夫人生長貴富意不堪而安之無慼嗟色獨於賓客祭享頗致豐腆救人之急或傾竭甕盎其在奉身雖敝垢不厭斯其長也成龍家嶺南往來省親或留滯少一年半年久或二三歲夫人獨處京備嘗艱苦戊子春挈子女就余于南十月余以秋官卿徵夫人時已病明年春與疾從

余京第病益甚六月余欲南覲見病危不忍去夫人知之謂余曰寧以吾故曠省吾病尚可支一月勉余行余出門顧顏色惘然如將永訣者而不言也余來南纔數日病革報踵至疾馳赴距京第二十里聞訃廣津舟上到家已就木矣嗚呼痛哉夫人京人也平日戀京居以余故將葬于南其年九月送喪歸余闕職守未從繼而國事殷越明年四月始還時喪在淺土已十餘月稚幼滿室互啼余哀躃踊悲夫更何以為懷耶卜得五月庚申葬于軍威縣西松峴之原蓋余祖考參判公祖妣貞夫人葬在焉故就其後而托焉夫人得子輒不育晩得子褘十三夭今存者五人長女適進士李文英生二子

次女在室男激褍袗皆幼銘曰

維是祖先之宅莫謂遠於京是依是處其永寧

端人柳氏墓誌

嗚呼此成龍第二妹故埶御察訪金宗武妻柳氏墓也壬辰四月倭犯慶尚道巡邊使李鎰戰于尚州北川兵敗適去一軍皆沒宗武以馬官隨在陣中同死不還柳氏時在善山村舍與其姑避兵于金烏山絕頂巖穴中數月倭日往來山下攻掠賴地險不得入然既驚悸失魂且乏糧飢渴飲食不以時積日病困伯兄時在安東聞之遣數健僕穿賊中昏夜潛行入山迎致盛於籠中以緜懸下歸至一直縣竟不救時九月二十六日也有二

子其長者曰翀有後才十餘歲已通曉經史子集作詩文語輒驚人容貌端潔如玉先一月亦病死穴中聞者尤惜之今其在者曰羾娶察訪盧景佖女生一子血屬之託在此一女歸金瀲生一男金氏先塋在金烏山阻兵既不可歸葬宗武死又不獲屍不得已伯兄豐歸天燈山棺斂而殯葬于艮坐坤向之穴其前數步鄭妹葬在焉其南十餘步即先考妣墓魂魄庶有所依而不至於遊散也嗚呼哀哉妹天性頴粹禀賦絶人平生無疾言遽色乃不得報平居窮甚又嗇壽年纔四十一遭亂漂泊以死天之於人其何如耶宗武故大司諫就文之子成龍念奚之有誌所以備後患吾妹生既不幸其在

後又何可保其無不幸耶是用揮泣而略誌梗槩將以
追埋之墓前以慰幽冥之感柳氏世系載先考觀察使
碑文中茲不重述云

淑人柳氏墓誌

淑人柳氏籍豐山觀察使 贈領議政豐山府院君之
女妣貞敬夫人安東金氏世系在領議政碑文嘉靖壬
子生年十五嫁鄭好仁乃 成廟朝名臣故承旨誠謹
之後節度使元祥之子好仁以蔭仕歷安陰縣監名清
慎吏人言淑人內助爲多壬辰兵起京城陷淑人隨夫
夫入商還間關山谷中明年春病發背卒享二八簷山先
塋之下其冬就葬于艮坐坤向之原有二女長歸崇川

人金磊生二子次歸南元立季歸士人尙鉉皆士人嗚呼
淑人淑而早夭且無男子命也奈何後十一年壬寅始
爲誌納諸壙南以備後忘云

行狀

先考黃海道觀察使府君行狀

府君諱仲郢字彥遇姓柳氏世爲[illegible]安東府豐山縣人八
代祖伯恩賜及第仕高麗七代祖蘭玉徵仕郞都染署
令恩賜及第六代祖葆贈版圖判書檢校禮賓卿五代
祖從惠仕我 朝爲工曹典書典書之子諱洪蔭補左軍
司正是先君高祖曾祖諱沼副護軍祖諱子溫成均進
士考諱公綽以門蔭仕至杆城郡守兼江陵鎭管兵馬

僉節制使後　朝廷以先考故推　恩贈曾祖護軍府君通訓大夫司僕寺正祖進士府君通政大夫刑曹參議考郡守府君嘉善大夫户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妣令人延安李氏貞夫人夫人實敎授　贈通政大夫吏曹參議亨禮之女以正德乙亥正月十二日生先君甫四歲夫人歿鞠於乳母稍長已沉厚謹重異凡兒自受師讀書不待程督登庚子文科補成均館權知學諭出爲黃尚數州敎授不以冗散自懈聚生徒以訓誨之丙子爲學諭兼養賢庫直長處事明審諸生歎服有識者多期以遠器有學田爲富商冒耕歲久不問先君按籍推之商訟于户曹而判書受商賂欲右之逮先君問

狀先君在撫營時劉異一日以田與賈公不住食之多會公以欲集
而與富商大賈何意耶判書悉其地詳其落藤蘇田見屬
學士論歸之丁亥年叙用再入城均為博士又以公事忤
權宰罷己丑復為博士陞典籍轉司憲監察出宰曾佐
郎所至官務擇治庚戌出監淮新縣地廣人稠事務煩
劇號難治先君聽斷嚴明號令一出必憲吏任民之民而愛之數
月間一境大治惟新之人至今稱之時縣新經大獄權
奸有誣前監司李瀣私還罪人財產且賊殺告變者使
不得上聞繫義禁府推鞫下本邑收文案將對驗鍛鍊
其辭先君不時起送於是臺諫承風効以黨護瀣請拿
問司諫李無疆持之尤急事幾不測　上察其枉不許

只命罷職小民多號泣辛亥敘爲刑曹正郎壬子除平
安道監軍御史巡閱邊備未還遷工曹稍陞宗簿寺僉
正改掌樂院陞軍器寺副正癸丑　朝廷分遣敬差官
于諸道籍軍先君往全羅道不擾而事集吏民稱神明
不敢欺九月拜司憲府掌令有台長恃勢專擅多更張
事人畏其焰莫敢難先君遇事必爭與之時或不堪而
先君辭益切同僚有自後劾之其所者益慮其禍也然
其人必罪服當意憂從時景福宮災改修伐石于懷陵
先君啓曰懷陵雖失德見廢亦一時爲國母伐石豈無
他處而必於是臣意竊不安　上命改伐于他山三十嘉
人庭希顏以當選爲高靈縣監監司鄭彥慤邪人也嫉

官吏共賢臨之 上以成希顔棄官去彦愍啓請治罪之曾判
書趙士秀於 經席亦啓曰守令不能治官事庫藏蕩竭
至不能爲計輕棄官去罪莫大焉今年凶民困中外亢
法請如彦愍啓先君進曰凡守令貪濁虐民者必不能
棄官能棄官者必不至貪濁虐民也且 朝廷待士當
崇禮節以養廉恥要不可束縛今希顔以遺逸起一棄
官而遽繩以重律恐傷 朝廷待士之體 上曰掌令
言固善然判書之啓切於救時不可不從希顔由此遂
廢士林惜之陞司僕寺正有言臺諫爲重者復爲掌令
甲寅拜司諫院司諫 遷掌樂院正慨律學廢隨擇院中
樂師之聰敏年少者教之鍾律度數之法頗見其效未

久去職其事亦寢先君亦言心不敢慢況度日大槩
如此乙卯夏倭寇入全羅道陷城殺將南服大震遣巡邊
使分道禦之各辟從事二人先君從曹光遠下慶尚道
曹公雖武人能用其言凡營中之務悉以委之凡所倚辦先君時聲
息方急人情驚動先君獨安閒若無事日夜籌策緊發必曰吾
料賊勢必不至此何爲驚動一道讀寫軍務上復論軍
中事宜記人來告且日日開此行惟此人可當大事故
相告耳陞通政爲義州牧州與上國邊界爲四門重鎮
前此屢經亂入關防解弛而邊奸民交通物貨互相貿
貨商引漢人乘昏夜剽掠村落以償其負至殺人畜十
餘邊民甚恐不敢出耕作先君既至紀綱一新嚴飭禁

以察奸細肅如也有逆人閔𡟯者先所過江潛隱
於官奴春同家俑先君廷信殺月余年十子有故
臨江彌毗人言訖逆發搜得之春同自刎不擬問其
黨非先者數發逃人丁江沿不能禁
戢皆媿謝申勑所部先君又沿江設伏上下相望置巡
軍使來接應自是境上大安牛畜散放不緣盜竊山卒
無有采花者丙辰旱荒遼東都司遣百戶二人求糧於
我國要直抵京師先君以事無前例嚴辭拒之及其當
宴不肯飮酒先君令譯官問曰君輩在何地曰東寧衛
曰知東寧衛曾是我國人否曰知之然則故國一盃酒
胡不見飮二人相顧而笑稱謝懽然先君具由狀啓留

其使數日厚待遣還皆感拜而去更以善言還報時議以爲若非先君善處縱令請京則事甚難矣戊午七月任滿還 朝爲護軍自是居散不遷者累歲蓋先君性方嚴臨事不撓在州約束赴京譯官甚密私帶禁物者不得出境或有宮闈所託而並見搜索又戚里一人爲使盛輜重攪擾道路大同察訪郭趪以不法事聞諫官纔論之遂罷其人疑出於先君由此群惡合勢詆誣流布而先君略不辨也己未五月丁外艱時李樑初得志士類之淺膚者欲依之以擯尹元衡先君憂之私語所親曰此人愚妄果得志必爲國家憂其後引進凶類濁亂朝政皆如所料辛酉服闋還 朝仍西銜壬戌秋差管押

使貢馬京師癸亥拜刑曹參議六月遆爲護軍甲子拜
黃海道觀察使到界之日牒訴塡壅而左右酬酢剖決
如流未終日而畢入皆稱快安岳郡素多豪右不供徭
役又招納民戶稍稱廕庇無勢者代其役不堪侵撓爲
邑中巨弊而吏不敢何問先君按部至郡即計田結以
多少分役强弱如一豪右之詣庭爭辨者以十數多巨
室大家托跡權勢先君捕居首者數人械囚之邑中讙
喧賓客親朋之游說者甚衆卒莫能動自是賦役始均
民甚便之乙丑入爲僉知中樞府事丙寅爲定州牧使
戊辰還 朝即牧驪州未赴又拜淸州牧使是時先君連
守外郡識者爲 朝廷惜焉退溪李先生以詩寄意有

曠蕩天門獨撫襟之句先君爲政如前日無所抗改頗爲豪猾所不悅旣而漸服至先君去職追思不已州地廣遠處或經宿以上民以糴糶於州倉爲難先君度便宜築倉於附縣以時斂散又州距牙山忠州皆二日程而故例納稅于牙山以海道漕運京師海道艱險頻致覆敗敗則輒再徵其稅于民以充之民以大困先君具利病言于監司移納于忠州由可興達漢自是舟無覆沒之患而人免其害先君之施設便民類此辛未任滿還鄉壬申四月拜兵曹參知時軍政解弛外方軍士上番者私賂主吏潛自散去以來去者充定各處逐日爲役不敢少息官貟只點空簿爲奸吏所弄無敢發其罪

及先君爲參知下吏畏服已去者皆追還充役先是兵曹監閱軍士所持軍器精鈍必索瑕痕按名徵贖無得免者積布司中以應私需軍士只備贖布而不持軍裝卒伍怨苦先君始革其弊諸持軍器者免罰無者乃罪之於是軍士太半備裝受點軍情便之其上番身死不能自歸者依法與移文各驛護送且令其親屬同來者隨去有感泣者八月拜承政院同副承旨兼 經筵參賛官春秋館編修官十一月以病遞數日復爲右副承旨入侍 經席多所建白舊例對馬島倭人來朝者邊將尺量所乘船以船隻大小差等受糧倭人雖貧得厚賜而大船不利風濤故來者亦鮮遂浪間島主請勿尺

量時搢紳有主其議者遂許之自是倭人皆乘小船而冒
受大船之糧廩尙道不能給以列邑所儲軍資充代
朝廷患之將復舊䂓先君啓曰國家待外夷有其道一
失其宜所係非輕倭虜輕剽旣許其請而無故改易則
曲在我矣未必不生怨起釁臣意請令承文院先作書
諭曰量船圖書舊䂓前日從島主所請者以島主自能分
大小明載書契俾無欺詐今乃奸僞日滋冒濫益甚不
可置而不問島主自今嚴勑下人悉如前約則圖書不
然不得不令邊將依舊只量如此則在我辭直而曲在
彼矣於是廷中多善其議啓 上從之人以爲深得待
夷之體癸酉三月病遞移拜禮曹參議春宮胎峯于瑞

山道中復拜左副承旨六月感疾遂於七月十三日遽
至不救享年纔五十九遠近震悼先君忠信儉約出於
天性豪巳待人本乎誠意機變之巧枉曲之私一不萌於
於內虛假之跡矯誕之習不形於外任眞無表裏如一
平生以國事爲心凡遇職事不論夷險必盡心力兢遑
時務充長於裁決雖在煩劇人所不堪而處之渝然常
有餘裕前後作邑蔽刑修擧號令之出吏民不敢違至
於詢訪弊瘼興利祛病恤窮濟人汲汲然惟日不足去
之日如始至之日然不以小惠悅人要爲久遠之圖規
模布置可爲後法義州守先君區畫軍務以捍寇盜後
有一守狠愎自用怒曰何爲多事紛紛盡罷之俄而奸

偷復作境上驗然州民庭見爭論乃復遂以無害州民
養蠶而不樹桑先君教種桑椹自邊牆官道以至村巷
皆遍一年間業生無數遂至成長至今民不可勝用矣
尤以興水利爲急修築堤堰貯瀦水澤以備旱災濟民
游惰者初雖不悅久必賴而生活莫不嘆服多於春秋
簡騎從巡行境內相視原隰過田夫野老咨詢疾苦惇
勉農桑問及其家中生業以察其情故所經之邑雖僻
村窮巷之民多識其姓名貧富謂學校風化之本庠舍
之頹圮者學廩之窮匱者皆極力營辦以壯其觀以贍其需也
築作成庫儲米布以贍文憲堂清州作州學之書院興設之
皆新鄉校校生既立興學碑以追慕焉又於邑中子弟

與旁郡游學者居之空廨讀書以時詩酒會以親至與諸
生列坐講論文義考校所業從容盡日而還其中稍有
學識才調者甚悅親愛稠人廣坐延譽稱道人皆感其
誠意率多興起邑人年七八十者有時招延行養老宴
各率子弟扶攜道路觀者以為盛事癃病不能赴者致
之於家郡邑於春秋釋奠先聖多不致謹牲幣不具簠簋
與俯瀆褻一不嚴先君必先期與修齋宿廟下親行非有
故不假之人至如城隍厲壇凡祀典所載莫不致其誠
敬鴨綠江有龍淵遇水旱則 朝廷降香致祭守宰憚
於躬行以土官代事先君露宿江邊至誠祈禱是歲旱
甚秋禱輒雨州人異之性不好遊宴非有賓客絲竹不

近於前在官逐日晨起莅事小病不廢夜則與子弟親
朋談話文字以及民事亹亹忘倦侍者困睡求退而先
君神氣整肅略無頹惰之色平居雖甚勞倦未嘗坐寢
憂深思遠終日勤勞不自逸暇嘗言吾天性不能閒度
一日見人有歡事逸遊者必警責之居家嚴重寡言御
下有度子弟雖盛暑不敢去上衣侍坐惟謹凡戲慢不
實之言無敢出之於口至於祭祀之儀盡其誠敬一遵
家禮雖世俗所難行者講求而力行之器數雖近行者有
定式先君氣局嶮整而襟量寬厚樂易之愛不疑人欺
非理來于前者亦直受而不較睨於復還郡邑多歷世變
或有名為親舊而背面相負者先君怡然不以為意及

後捐過待之如平日略無毫髮形跡不肖孫侍側三十
餘年未嘗見先君有憾恨於一人同里有文士一人年
進後於先君以小事發怒罵辱無禮見者皆憤先君未
嘗言後先君爲政曾會擬兵使望判書欲擬其人郞官
有不滿之者先君力薦其可用遂見疑爲黃海監司日
營屬有因事上京者到　闕下對衆揚言先君爲政不
便且有搆誣之言其還予竊聞之大怒請詰問其情先
君笑曰我爲政小人豈無一二不便其心者乎故欲以
此爲謗也何足掛念哉無所問義州牧使張彦邦武人
貪冒縱肆先君代之盡心措置邑遂以完然未嘗言張
之過一日有使臣來其人年少大言謂先君便曰張某

真國賊幾敗一州公承其後豈不勞乎先君笑曰人言
罔過實我不見有是其人曰公學做宰相器度耶其真
國賊不可庇也判官在此吾盡聞之矣先君徐曰通判
所言不可知然張豈至是哉時判官亦武人曾貳張細
言其失至是聞先君之言愧謝不已人有死喪窮困雖
平日所不識為之哀悼輒念竭力救之聞人過惡必求
其情不啻為刻核已甚之論見人片長寸善則又力為
稱道樂善好士之誠終始不替而亦不肯趨門諛合故
知者益鮮凡事宜於理而不慊於心則為之不以外間
毁譽利害有所前却然昌人之毁訾多於譽也此其為所
動不勝其苦跬步之內無容足地云矣蓋亦以是哉方家

庭之間若石嚴師聞先生長者之風必推進今之所無者也於是而責
勵益痛至言惟不足學能然無以奉承嘗問一以當病法成龍
侍側偶見稱官 敎諭以朝覲下 問先生何不欲見曰設
近幾即隨耳何遽至此對以有別當以留以有何言之
曰設事君當一以誠實不可有一毫欺負之意也訃聞
上遣禮官弔祭致賻下一路護喪歸先生娶[illegible]金
氏進士光粹之女男長文龍早歿次雲龍登武科爲典艦
司別坐次成龍參弘文館修撰女婿幼學李潤壽金宗
武參奉鄭好仁內外孫男女十人而雲龍長女適士人
金弘徽男正甫純甫餘男女二人皆幼成龍一女一男
潤壽一男一女宗武一女皆幼其年十一月初八日返

葬于安東府西天燈山子坐午向之原從先塋也不肖孤孳焭殞絶無以發揚盛德謹泣血摭次大槩如右將請於大人君子冀得一言之賜以表墓道垂示無極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先妣貞敬夫人世系行蹟記

先妣姓金氏其先安東人初實新羅宗姓羅亡入高麗迄我　朝簪紳相望代有聞人宅姓莫之與京在麗時其最顯者曰上洛君方慶以忠勳衛國大名垂世其後有奉擧直長都評議知印九呂知印之子諱子瞻咸吉道監牧官豪俊不羈喜馳騁弋獵之樂以義城玵村多林藪省安東徙居之以便田牧子孫因家焉即先妣高祖

曾祖彰信校尉司直諱孝温祖諱克諧以文科發身官
至知禮縣監考諱光粹進士有高志遠識恬澹寡欲早
棄舉子業隱跡林泉以圖史詩酒自娱號松隱處士年
九十六終妣順天張氏寮直副使弘之後僉正日新之
女與進士公媲德亦年八十八以終先妣以壬申正月
二十六日生年二十歸于我先君嘉靖乙卯先君陞通
政先妣始有淑夫人之號甲子先君爲黃海監司用二
品例陞號先妣貞夫人後二十六年庚寅以子成龍入
相朝廷推　恩加贈先君純忠補祚功臣大匡輔國崇
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豐山府院君封先妣爲貞敬夫
人又其後十二年辛丑八月二十一日考終于河迴里

第享壽九十其年十二月九日乙酉合葬于天燈山先
府君舊塋子坐午向之原先妣天性仁慈惻怛罵詈不
形於婢僕與人言無貴賤待之如一惟恐或傷其意平
居秉心洞洞屬屬謙恭慎畏若鬼神臨乎上淵氷在乎
下無頃刻弛解少時僑寓神武門外坐未嘗背闕其在
溷廁必避日月先先君屢典大州先妣隨而徃焉相守
請託未嘗以毫髮事干外外言不入於內內言不出於
外惟先君志是遵是式以清素為寶財用罄乏而亦無
恨雖雲龍等迎養在官而亦如是得一時物新熟則必
祝曰天之德也遇酒肉少豐則輒縮然曰得無濫乎居
家衣食纔給而曰此亦足矣不肖濫承 朝命馴致卿相

人或榮之而先妣無大欣喜色其失官而來也先妣不以爲慼推分處順澹如也易言謙之德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先妣有焉庚辰成龍上疏陳親老乞外 上以尙州近家特命授之其後兄爲仁同縣距家僅百里先妣素有虛羸疾眩不能轎行其往還皆用舟具妓樂前導沿流而下岸上奔走聚觀者無數以爲盛事云甲申成龍拜慶尙監司上疏辭 御批本道有老母故授可勿辭自是每春秋省覲辭朝多賜米豆供養之物或輕扇皮褥賜之庚寅夏成龍以吏曹判書乞歸覲至賜內殿所御二錦衣使遺母贖世異恩聞者感動皆以爲非不肖之所能及實由先妣德重所致云是年 上以成

龍在祖府往來非便教諭必就養京師先妣不得已行
是時三道郡邑守令以 上命遞護供帳甚盛道路以
爲榮觀壬辰變作不肖竄 駕而西兄奉先妣東下方
寇賊衝斥士大夫家避亂者十不一保獨先妣所全賊
兵出沒左右或近一二里終不來犯子孫婢僕從先妣
者甚衆而無一罹禍辛丑春兄不幸先亡家人懼先妣
傷不敢實告然先妣思念不已六月感微疾沉綿日久
雖氣力漸羸而神識愈明焉不肖侍側藥餌調護不懈
盡其方精誠又無以感動神明未盡百歲之期遽致罔
極之變叩地呼天無所逮及罪寧莫在子尚復何言先妣
有二男三女男長冥龍通政大夫行原州牧使次成龍爲

議政府領議政勳封豊原府院君信長女適幼學李閏壽
次適察訪金宗武季適郡守鄭好仁停州生三子祿禕
禱祿爲平陵察訪禕爲狼川縣監一女適青松府使金
弘徹醴泉郡守盧昌任戚龍生三子[illegible]端矜二女適察
訪李文英主簿趙穫庶子禕詢僖女一李閏壽有四子
焞燦炯煥二女長適參奉鄭允穆一幼金宗武有一子
琎一女適主人金瀓鄭好仁有三女長適全昌次南元
立季君高敏祿有二子一女子長曰元直餘幼禕有四
子二女禱有一子三女青松有二子三女醴泉有二女
皆幼[illegible]有一子端有二女矜有二女李文英有二子趙
穫有二子焞有二子炯有一子二女鄭允穆有一子二

女金琊有一子一女金澈有一子金磊生二子皆幼內
外孫男女二十五人曾孫四十一人成龍兄弟五人而
兄及諸姊皆先先妣亡獨成龍在嗚呼痛哉謹泣血敘
此世系行迹子孫如右以請銘焉伏乞鑑賜九月二十八
日孤哀子柳成龍謹記

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柳公行狀

公諱景深字太浩世居安東府之豐山縣六代祖伯仕
麗季子蘭爲都染署令子從爲禮賓卿追封版圖判
書子從惠入我 朝爲工曹典書典書之子謹洪以門蔭
爲左軍司正是生公高祖也曾祖諱沼爲副護軍贈通
訓大夫司僕寺正祖諱子溫成均進士以文行見重於

世 贈通政大夫刑曹參議考諱公權登文科官至工
曹正郞後以公貴追 贈禮曹參判同知 經筵義禁
館成均館事妣英陽南氏吏曹參判敏生之曾孫進士
入後之女以正德丙子生公公自幼時已穎脫不凡稍
長治舉業不勞而成丁酉生員進士方名籍甚已而正
郞公充書狀官如京師卒於燕都南夫人素有節行灌
殯毁戚以死自期旣三年猶不免喪以諸幼孤屬公諭
育語之曰吾不能忍而不死以待汝輩之壯遂絶食而
殁事聞于 朝旌表門閭公於兄弟序居長旣失怙恃弱
弟幼妹滿室公辛勤鞠養以至成立嫁娶不失其時友
愛篤厚人無間言弟景濬娶妻咸陽吳來省及還未嘗

不涕泣傷懷情動傍人甲辰釋褐選補承文院乙巳薦
授藝文館檢閱即拜承文院注書是時 朝廷多事文
案叢贖左右塡委公應對通敏筆翰如流剖無滯當時
趙公璞安公名世與公選爲史官人稱之曰乙巳三注書
權忠定公橃以鄉曲之故與正郎公有舊以院闕入院
每見公必嘆曰卿某有子矣丙午重試文臣公對策爲
第一陞拜工曹佐郎轉司諫院正言丁未春遞爲禮曹
正郎由禮曹拜弘文館修撰先是正郎公之卒於京師
也李芑爲上使與俱有賻襚之恩嘗自德爲意公必附
己欲羅致之累通懇懃公不爲謝其或相値亦避不見
芑大慽焉時有韓智源者爲芑等鷹犬人皆側目公嘗

而斥其非智源亦惡之而憾交搆九月屢囑臺諫劾公罷
之然据摭無所得但曰物議而已時奸臣專國亡之不
慊於心者始以微罪中之致法漸深必流竄誅殛乃已
人多為公危之公即日以一馬載妻孥南下盡賣家室
無還意屏跡園林以書史自娛辛亥夏時論稍解始命
收敍為懷仁縣監縣殘敝已甚吏民亦去邑中無數日
之蓄公單騎徃赴條理有方招集流散數年之間邑遂
以完民至于今賴焉癸丑移拜惟新縣監惟新本忠州
舊有牧判官分理其事已而　朝廷以邑多罪人革為縣
但置縣監一人邑廣民悍詞訟之煩甲於諸州公至之
日斬舊簿領堆積如阜軍民牒訴者滿庭公酬酢決遣

頃刻而畢日未昃與賓客飮射爲樂一邑盡驚以爲古
未有也由是政聲日著世之以吏事自負者聞公之名
皆以爲不可及也丙辰以師儒選徵入爲成均館直講
俄遷戶曹正郎軍器寺僉正所至官事辦治而下人無
欺負之者戊午爲校書館校理從巡邊使金秀文往慶
尚道閱治備是行也秀文獨承廷議挾倭通使一人俱
行公莫曉其意一日秀文密告曰近日對馬島使者每
來言敵酋爲國家多設兵備捍禦外侮勤亦至矣而
朝廷莫知其勞也今欲令軍官帶譯者往視之以驗其
虛實公不可曰夷言難信假使有之亦自救不暇安能
折我且 朝廷能制此屬賞罰之命乎罰之則不服賞

之則難繼示弱敢笑將焉用之必無遺也秀文服其見
遂以公言 啓寢不遣是年陞通政大夫爲鍾城府使
未赴爲定州牧使時 朝議皆欲擢用公爲主權者所尼
久沉冗早識者恨之會定州有築城役人以爲惟公可
以集事改授定州時元衡擅海澤大置田庄于定州見
公有私囑公曰公事方殷力不及也元衡面色赧然公
退而告諸朋輩朋輩之愛公者大駭亟令公往謝公笑
不應數日臺諫論驟陞遂更赴鍾城未久以驗災不實
罷庚申爲光州牧使愛養小民斷制豪右一境肅然期
滿且還也或有誤傳公爲羅州牧使者羅州吏有弟舍
聆制者聞之懼甚即毀其家威令之服人如此癸亥再

爲定州尋移義州州舊無雍城公發廩庾之剩大創役
夫築之數月而事完民不知工築之勞一年陞嘉善爲
會寧府使俄爲北道節度使還京爲同知中樞府事丁
卯六月 明宗昇遐無嗣殿衛監捉調不動聲色處皆
立辦時華使領新 皇帝登極詔將入國衆議迎詔時
服色皆曰我國方有大喪不可着吉公獨詣禮官曰吾
事吾所不知然以聽見料之則頒詔 天下大喪其可以
下國之喪加之乎况以吉服迎詔其接待詔使亦當從
權不從悉爲變人所安也衆猶不遂信考杜氏通典與
公言略同於是議遂定公之明智達識得於天賦者皆
此類也九月如京師賀 聖節戊辰爲工曹參判兼都

總府副摠管庚午病遞爲中樞二月爲司憲府大司憲
慨然有整頓頹綱之志辛未正月以事遞爲中樞二月
爲兵曹參判三月平安道觀察使缺大臣擬 經筵進
啓曰西方國之門戶且有外虞擇人不可以不愼明日
以公爲之公舊患脾病至是漸劇以 朝命不可緩輿
疾往赴五月疾甚上狀請遞拜中樞府六月二日行到長
湍府招賢里民舍而卒臨絶無一語及家事言動神識
毫髮不亂瞭如也事聞 上命馳賜內棺一部士大夫
聞者皆曰國家失人矣喪至城外禮官承 命吊祭其年
十一月返葬於安東府西大燈山艮坐坤向之原先塋
之側公娶星州人教授裵寬之女生九女一男長適士

人全海次適吾人大鳴次適監役梁天遇次適進士張遇
早寡次適士人崔確次適進士李繼次適進士呂大老
次適趙壙早寡男咸龜早死次適李儀

亡子蔡訪行狀

亡子葬已經年墓無誌余重哀其生無以表顯於世死
無以庇覆遺骸如得賢人君子數句語爲重可藉以不
朽目亦瞑於地下事支切不可已敢略具平日實跡以
圖請焉嗚呼亡子在世爲人以年許纔二十八爲一官
未赴任死其在外者無可紀獨其家庭間一二事不可
并泯亡子年十二其母歿率少弱弟二人衰絰行喪如
成人禮無遺者其後長老憂不勝喪勸用滋味輙哀號

不食勸者不忍而止過祥猶然至禫乃復常自是始有羸疾辛丑春伯父亡素食累月其秋祖妣貞敬夫人年高寢疾氣力綿惙起居飮食皆須人子孫婢僕在左右者無能稱意亡子晝夜扶持曲盡其宜夫人安之及歿不解帶者數月病革嘗糞嘗差劇及葬在廬側朝暮哭泣助其父行祭奠妻子在一家而朞年足跡不入私室鄕黨稱之愛兄弟無間已弟袗嘗冬月患寒濕瘡夜則痛不能寐亡子在傍自摩兩手搓取熱遞熨瘡口達夜目不交睫庶弟裀死斂赴擧身營葬事時天寒肌膚爲之凍裂族姪妻死親屬疑染氣不敢入亡子聞訃卽赴其妻屬咎勸毋往亡子正色曰安有親戚有喪而不顧

者乎往視棺斂其殮也冒寒往會時已有病神氣憊甚
而自力如此其篤於恩義皆此類天性然也平生言若
不出口身若不勝衣然其自守于心者有人所難奪者
壬辰之變年僅十五隨大夫人甬下其時賊衝斥出左
右一行倉皇顚倒亡子言色如常擧止更徐緩一日伯
父發使公呵之曰厭見沒從容獨不懼賊耶猶無變幼
時與一二輩處空屋中夜聞窓壁間異聲視之無見同
坐者皆失措而亡子自若也至臨絶其妻自他家奔往
省之已在壁外及女僕二三號哭欲入亡子微笑曰此
何爲者以手揮之不許入須臾息絶初以爲偶爾其後
聞其平時與朋友語曰死生之際其禮嚴矣男子不絶

於婦人之手令世人拘無實曰不無講禮者死時全然
放倒可笑也以此紀祭祀下已前乃然嗚呼彌甚家貧
甚平生衣不蔽體食不充腸人視之以爲不可堪憂窘
怨苦而處之恬然若安而樂之者有問者不答但一笑
而已視世之不義而富且貴者蔑浼已不但無健羨意
而已外靜默而內實該博凡古書所難解者往往一聞
心解不煩再告嘗在京有天文生數人論曆筭推步法
從傍聽之悉了解布筭不差其人驚曰吾屬平生業此
未免差誤今一聞卽解乃異才也後人有問者但曰偶
然爾未嘗自語於人他事亦然故人之知者鮮嘗獨居
自嘆曰人無知我者語其弟紾曰汝稍知我然猶未盡

也爲人寡慾獨不能已者擧業而於得失亦太放歲末
死前數年語人曰吾他慾自簡不大用力獨幼時於色
上未能頓遣今自一二年似超然無復纖念云以今思
之豈用工透至此境界無乃氣不能及人而然耶然其自
點檢身心以自察者此亦一端且使之假以年其成就
必有可觀不似乃翁無狀而遽至此勵矣雖不好以門
蔭入仕旣得長水爲其父病不赴　朝命上曾累尋又不
謝　恳惻累父勉起一行病以是劇遂不能救雖命之
脩短在天節人事有以致之也亡子生戊寅少字寅男
稍長改禰又改御字吉甫取易所謂六御吉將以濟物
功望吉於他日今止於斯耶癸卯中鄉擧甲辰又中皆

不利會試以其父勳蔭錄光國邑 聖原從二等歿日乃乙巳四月二十四日有一子其年十二月甲子葬于軍威松峴西向之原柳氏豐山人父某母貞敬夫人李氏廣平大君之後謹狀

西厓先生文集卷之二十